



有趣的创意 温暖的善意

从文创月饼的出圈说起

◆ 陈琳



“宛平南路600号”月饼今年延续惯例,仅面向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职工预订售卖,但这并不妨碍网友们对其的“惦记”。佳节来临之际,很多人通过各种媒体渠道,饱饱眼福,靠着远观来“解馋”。

一款只在单位职工食堂发售、凭职工饭卡最多能买5盒的“小众”月饼,凭什么能够连续数年爆红出圈?归根到底,“600号”月饼精准地戳中了打工人的心理痛点,其大胆破圈又不乏温度的创意,看似在“无意间”挖掘出满足现代人疗愈情绪、抒发情感、表达自我的强烈需求。

就拿今年的“600号”月饼来说,设计上的升级使其心理科普和关爱的特色更加凸显——呼吁关注精神障碍的小葵和遇到情绪问题需要找人聊天的小瓜,拟人化的萌宠形象,让“600号”的门头更有人情味;月饼礼盒也有了多巴胺色彩的明媚,每只月饼的口味和色彩还对应了一种当下人们普遍关心的心理境遇,“读懂青春期”、寄语“中年危机”、明确“人和人的边界”……总有一款踏准了你的情绪节拍,不得不佩服设计者的洞察力和用心;扫一扫纸盒上的二维码,解锁“600号小科普”,一边吃月饼,一边了解存在于当代社会的共性情结问题,舌尖和大脑并用也是一种享受。

人们之所以对“600号”月饼保持关注,并不在于月饼本身的好吃,抑或坊间流传的“600号”各种故事引发的惊奇和臆测,关键月饼本身所蕴含的温暖创意,通过一枚枚小小的月饼引发社会普遍共情与共鸣。

梁文道先生曾说:“现代的消费文化,影响了我们过节的习俗。”在物资充沛的年代,月饼颜值节节攀升,口味让人挑花了眼。但是,和消费文化打交道久了,更多人发现,自己需要的不只是一块月饼,而是其中有创意、传递善意的精神力量,并愿意为这样有爱的月饼贡献宝贵的关注度,进而合理消费。

事实上,近年,在很“卷”的月饼界涌现出的“黑马”中,少部分靠炒作和饥饿营销一时兴起,



大多都是在本身保有品质的基础上,表现出有趣的创意,传递出温暖善意的“文化饼”。

上海各大高校这两年推出的“文化饼”就频频出圈,无论在创意还是口味上都呈现“神仙打架”的态势,在互联网上的热度居高不下。

上海交通大学几天前官宣了其今年向在校学生发送定制月饼的消息。和“600号”月饼一样,很多网友只能“围观”“远观”,不过不妨碍高校月饼的走红。上交大今年的月饼,不只是把学校的LOGO和知名景观打在月饼上,礼盒侧面依次呈现的“思源湖畔同品月饼”“老图书馆玉兰飘香”“饮水思源碑前共赏明月”“华表柱下红旗飘扬”,意在向交大学生表达饮水思源的初心。

想必,能收到这盒月饼的人,自豪、骄傲之情油然而生,为学校在设计制作上的用心而感动的同时,也加深了对母校的认同和情感羁绊。一盒月饼,就这样维系了学校和众多学子多年的深情厚谊。这样的月饼,让人过目不忘,饱蘸浓厚的校园文化气息,以及来自学校的关爱,谁能“忍心”拒绝?

让公共雕塑更多融入社会大美育

——观2023静安国际雕塑展有感

◆ 邵宁

上海静安国际雕塑展日前开幕。展览以“空间进化”作为主题,展出来自16个国家的28位艺术家带来的42件作品。数十件雕塑散落在草坪上、斜坡间、树荫下,这些作品材质不同,色彩各异,有的具象,有的抽象,喷薄的想象力扑面而来。

以色列艺术家拉姆·卡齐尔的《此时此刻》,造型是头顶着云的一人一狗,坐在地上,通体白色,圆润可爱,一大一小,形成对比,动静相宜,是对视,也是对话,给人以云淡风轻之感。几十米之外,是曾获得法国马塞尔·杜尚奖提名的德国雕塑家、视觉艺术家卡姆·帕克的《世界桥》,一座螺旋桥穿过一棵树,邀请人们在不同角度、不同时间探索建筑与自然的密语。西班牙艺术家胡安·盖瑞扎博的《永恒的露台》高达20米,是此次展览中最大、最高的作品,这是艺术家基于建筑切片的创作,似乎是以线条展现都市的摩天楼,高耸、纤细,但却并不脆弱。中国艺术家朱琳的《盼》,表现的是在高路灯下一个倚靠着栏杆的男子,面前是一个街边垃圾箱,这个在生活中经常看到的场景,却别有一番动人之处:他在等待什么?他在盼望什么?给人无尽的联想。

雕塑展无需门票,便可参观,在张园、彭浦新村等其他地点还有联动。漫步雕塑公园,和一件件艺术品相遇,让人放松心情,细细品味。公园也是亲子休闲的好去处,不时有家长带着孩子观看,孩子指着雕塑发问,家长便把标识牌上的文字念给他们听。

公共雕塑是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多种方式的雕塑展览展示、讲解普及,开展社会大美育,让公众开阔眼界,提升审美能力,正当时。

在造型艺术中,雕塑相比绘画、摄影,材料成本较高,创作难度也较大,属于比较“昂贵”的一类,所以雕塑家远远少于画家。相对于画展,雕塑展举办得更少,公众也接触得比较少,因此对于雕塑的总体认识、审美素养不足。

不少公共雕塑、城市雕塑作为城市、地区形象的代表,社会关注度高,特别容易引发热议。如最近河南鲁山县花费700多万元建造的牛郎织女雕塑上热搜,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先不论造价的问题,仅从作品造型来看,就有抄袭之嫌。它被指与2021年竣工的长沙大王山旅游度假区湘江女神公园内的“湘江女神”雕塑高度相似,而后者又被网友指认和陕西西安昆明池“七夕公园”的一座竣工于2015年的雕塑“鹊桥仙”很有几分相似。这三座雕塑都以弯月为基础,弯月中有横向元素设计,“鹊桥仙”是云彩,“湘江女神”为蓝色水波,鲁山“牛郎织女”则为白色云彩,鲁山县雕塑更被指“人物黑色的肤色和白色的喜鹊真的让人欣赏不来”。

还有几年前乌鲁木齐的“飞天女神”,造型僵硬,颜色艳俗,尽管“寓意着开放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却被广大网友定性为“审美无力”,“每次开车经过,都被吓一跳”。姚晨在微博上说:“飞天花堆咋那么像我小时候画的仙女呢?”在群众潮水般的质疑声中,亮相不到两周的雕塑被肢解拆除。去年,上海某商业广场两件雕塑也被市民指出不雅,后被撤换。

公共空间的雕塑频频“翻车”为哪般?一方面,为了“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很多地标性的雕塑项目未经充分论证,听取专家意见就如匆匆上马;另一方面,这与有关人员的审美素养不足也有很大关系。城市雕塑可分为纪念性雕塑(大型纪念碑、历史人物塑像、纪念性肖像)、装饰性雕塑等几大类。很多主持雕塑建设项目的人,都不清楚要做的雕塑属于哪一类。还有,对于艺术家的作品也要加以区分、鉴别,商业广场等公共场所的雕塑,并不是仅供个人收藏欣赏的,是公共环境的一部分,更是城市文化的一部分。有些艺术家的作品,个人化色彩浓郁,进行探索和尝试未尝不可,可以展出、收藏,但却并不适合放在公共空间。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邵大箴对此曾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说,低劣的雕塑作品在经济上的浪费是可以计算的,而在审美上所起的副作用却是无法估量的。放在公共场合的雕塑品(壁画、建筑也是如此),不管观赏者愿意与否,都会在被动的情境下受到感染,即“耳濡目染”。好的公共艺术能够培养和训练群众健康的审美趣味,反之,劣品、次品却从负面影响公众,使一些群众误把审美格调 and 趣味不高的作品当作佳作来欣赏。



孙中钦 摄



看到许多个『阿加莎』

在《威尼斯惊魂夜》

◆ 徐佳和

电影《威尼斯惊魂夜》正在各大影院热映,虽然声称改编自原著阿加莎·克里斯蒂1969年出版的小说《万圣节夜》,但这部电影和原著小说的关联度并不是太高,这样,由导演肯尼思·布拉纳和编剧迈克尔·格林对小说进行的“魔改”就不会太打扰观众的观影感受。

除了保留节日的时间节点以提供“鬼影憧憧”的氛围之外,电影还保留了小说中孩子们咬苹果的游戏,并移花接木地把被按头浸入水盆生生淹死的小孩乔伊斯换成了大侦探波洛,比小说人物幸运的是,濒死之际,电影中的波洛被警察及时从水盆里拉了起来。万圣节和咬苹果,这两点犹如鲜奶蛋糕上的红樱桃,它们是小说中标志性的鲜明元素,却是电影这个硕大蛋糕的点缀——电影的情节走向、主题构建几乎与同名原著没有半点关系。

但《威尼斯惊魂夜》毕竟是一部打着“阿婆”旗号的电影,“蛋糕”还秉持着强烈的“阿婆”味,熟悉阿加莎·克里斯蒂小说的读者会在整部电影观看过程中多次油然而生似曾相识的感觉,发现“蛋糕”中诸多地方杂糅了“阿婆”其他小说的主题。比如片中母亲对女儿强烈到变态的控制欲望,极大可能源自1971年发表的一部以马普尔小姐为主角的晚期侦探小说《复仇女神》。小说中“阿婆”标志性的故事情节揉碎变成一个书迷相见不相识的“蛋糕”,一部影迷会觉得觉得过瘾的片子。尽管没有宏大场面的铺陈,也来不及在一百分钟里探寻人性的幽微,不挂“阿婆”的标签,也会是一部好看的电影。

只有真实性,没有戏剧性再好的演员也救不了《第八个嫌疑人》

◆ 吴翔

面,“全国运钞车大劫案”“一死一伤”“1500万”“主犯逃亡21年”……每个点都足以让观众们还没有走进电影院就已经感觉到了热血沸腾,希望可以看到一部“抓捕大片”。对于破案故事,观众想看的,无非就是两点,第一是作案动机和案发现场,第二就是警察抽丝剥茧的破案过程。可是《第八个嫌疑人》关于抢劫过程描述得非常少,劫匪们用了大概不到5分钟,就把钱抢走了。或许这就是真实案件的状况,但观众是来看电影的,不是来看监控的。

而破案的过程也是相当潦草,原本应该斗智斗勇大战三百回合的桥段,结果导演让警察王守月有如神助,一眼就从模糊的新闻镜头中发现了劫匪陈信文,然后进入他家轻而易举把他抓获。21年的破案,好像例行公事一般味同嚼蜡。就算是《案件聚焦》,编导们都知道要把案子拆开揉碎,弄得跌宕起伏,才能让观众对他们的友谊觉得莫名其妙。



《万花筒》

旋出多重文学新意

◆ 崔昕平

《万花筒》是作家陆梅的一部儿童小说新作。这部作品会让人联想到她的其他小说,如《像蝴蝶一样自由》《无尽夏》。陆梅显然在走一条属于她自己的儿童小说创作之路。她的儿童小说,不局限于叙事文体以“故事”为核心的讲述,常以散点的、多轨的方式取代集中的、线性的情节节奏;不圈定“儿童性”的文学属性,但又常取纯真稚气的儿童视角;不拘泥于儿童读者的对象限定,更专注于表达和分享个体的人生感知与体悟。

评论作家约翰·萨瑟兰曾打趣过阿加莎作品是“黄金时代”的侦探小说,最重要的几大构成元素是:乡间别墅、古怪的侦探大师、福尔摩斯式的业余侦探和茶叶里的氰化物。而将众多小说情节浓缩于一部电影中集中呈现,这是与同为肯尼思·布拉纳导演的前两部翻拍电影《东方快车谋杀案》《尼罗河上的惨案》的重要区别。

也许之前的两部电影得到的“贬”远远盖过了“褒”,才使得导演此番决心抛弃只用一个广为人知的单纯故事作为基础改编的路数,而将主角的晚期侦探小说《复仇女神》。小说中“阿婆”标志性的故事情节揉碎变成一个书迷相见不相识的“蛋糕”,一部影迷会觉得觉得过瘾的片子。尽管没有宏大场面的铺陈,也来不及在一百分钟里探寻人性的幽微,不挂“阿婆”的标签,也会是一部好看的电影。

落,则让人联想到有同样配角、侦探小说家奥列弗太太出场的发表于1961年的小说《白马酒店》。“没有什么和魔鬼之间进行的古怪的非法交易,也没有什么黑暗和邪恶的富丽堂皇。有的只是一些纯粹为了赚钱的杂耍表演——还有就是草菅人命。那才是真正的邪恶所在。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只不过是些蝇营狗苟罢了。”

还有战争期间医生和护士把孤儿遗留在孤儿院,听凭他们死于绝望与黑暗的情节,以及随处出现的布偶娃娃任人摆布的隐喻,孩子是为一个惊悚元素而非天使化身形象,自家养的蜜蜂、自家花园里的杜鹃所产的“疯蜜蜂”等细节,都可以在马普尔小姐探案系列中和波洛系列中找到蛛丝马迹。

《万花筒》以《万花筒》为题,以“旋”为“章”。其结构,恰似万花筒的旋转,每一旋,自是包含着之前那一旋的质素,但又呈现出全新的组合。它的阅读吸引力,来自精密文字组合酝酿而成的层次、节奏与韵味。

作品以乡镇小女孩麦小节暑假假受上海奶奶(麦小节的奶奶年轻时最要好的姐妹)之邀踏入大上海的弄堂为线索,一旋,又一旋,旋出麦小节与失聪女孩白雪的亲蜜友谊,旋出上海奶奶、爷爷对麦小节的别样疼爱,旋出白雪妈妈与爸爸的家庭矛盾,旋出庞家阿姨与女儿的纠葛故事,旋出弄堂里居民对白雪妈妈的孤立到破冰,也浮光掠影地旋出弄堂里三代人的生存选择与命运轨迹。

陆梅下笔最触动人心的,首先是写活了独属于少女间“挚友”级别的“秘密花园”。作家准确把握和呈现了极为敏感、时不时处于不安之中的少女情绪情感状态。麦小节一脚踏入陌生环境的心态,白雪失聪后逐渐封闭的困境,两个女孩从相互试探到伸出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